

马来亚史

〔英〕理查德·温斯泰德著

商务印书馆

24.46
583
21

马来亚史

(修订增补本)

上册

[英] 理查德·温斯泰德著

姚梓良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34607/10

商务印书馆

1975年1月北京

Richard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A

Revised and Enlarged

根据新加坡马里坎父子公司 1962 年版译出

内 部 读 物

马 来 亚 史

(修订增补本)

(上、下册)

[英] 理查德·温斯泰德著

姚梓良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人民路 35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8 1/4, 印张 3 插页 250 千字

1974 年 9 月第 1 版 197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384 定价: 1.7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本简要的马来亚通史。作者理查德·温斯泰德，英国人，在马来亚居住三十二年，曾任英国驻柔佛总顾问和新加坡莱佛士学院院长，回国后在伦敦大学讲授马来语，并被选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长。除本书外，他还著有马来亚各邦的专史，如《柔佛史》、《吉打史》、《霹雳史》、《雪兰莪史》和《森美兰史》等，以及其他有关马来历史和语言的书籍、辞典等多种。因此，他被资产阶级学者推崇为研究马来历史和语言的权威。

本书内容最初在1935年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第13卷第1辑，后有单行本由伦敦路扎克公司出版。二十多年后，作者根据进一步收集的资料，加以修订补充，除重写三章和补充四章外，对其余章节，也有不少改动，叙事至英国在马来亚的统治结束为止，修订后于1962年重印出版。

马来亚位于东西交通要冲，物产富饶，特别是以锡和橡胶闻名于世，历史上同我国存在着悠久和密切的关系。十六世纪以后，欧洲人在东方展开殖民活动，它就先后沦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达四百多年之久。由于马来亚人民对帝国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终于在 1957 年获得独立，现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主要部分。本书根据有关各国的文献和考古调查报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来亚从史前时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对于了解马来亚的历史沿革，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本书作者是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待马来亚历史的，他之所以要批评甚至谴责帝国主义者的某些具体的殖民政策，无非是小骂大帮忙，其目的仍在于维护殖民主义；他之所以要在近几十年来进一步收集考古发掘的资料，作为新的内容，又无非是为他的“欧洲中心论”求证而已；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亚人民的反帝斗争，更是百般诬蔑歪曲。我们必须批判地阅读本书。

本书 1935 年版的译本，曾于 1958 年由我馆出版，现经原译者根据新版本整理重译，对于有些

人名、地名、物产和历史事件等作了一些注释，以便查考。原书引文和排印方面有些错误之处，也分别加注说明或改正。

1974年2月

第七章 柔佛帝国

135

第一节 开端

1511年，马六甲战役失败后，马来酋长们逃走了，苏丹马哈茂德逃到马六甲河上游的巴都汉巴尔，他的儿子艾哈迈德逃到麻坡河边的帕谷，他的祖父的坟墓（和有关他的浮华一生的墓表）就在那里，墓石犹新，不过二十年而已。但是艾哈迈德连他祖宗骨灰所在的最后根据地都难保全。我们已经见到，葡萄牙迫使这个莽汉去同他的正在逃亡中的父亲会合在一处，穿过敌人不敢进入的林莽而横越半岛。马六甲王国的国王只有一个小集团了，除了苏丹和他的家属外，从者约五十人。一定会有一个难受的过程：妇孺不胜跋涉之苦；巨象穿山越谷，步伐回旋，颠簸难受；过去在一个国际港口所能享受的山珍海味，永远不可复得；丝绸和饰物，都已丧失，奴隶流散，亲戚死于战争，能不为

之伤悲；而森林犹如大海，厉鬼出没，能不为之胆战心惊。他们的主人苏丹马哈茂德是否会发他的喜怒无常的脾气和说他的狡黠刻毒的语言呢？他是否仍旧坚信他的神圣的祖宗同湿婆所共有的纯洁血液以及他自己同穆斯林诸圣所共有的血统会给他好运呢？他是否仍旧有反对他的儿子艾哈迈德那样的火气呢？这个爱打架的儿子曾经把波纹剑震得嘎嘎地响，准备同那些要把链条套在别人身上的“白孟加拉人”决一雌雄。还是他抑郁不欢，沮丧失望，厌恶森林中的食品而在鸦片烟枪里去寻求乐趣呢？葡萄牙人说他是喜欢这种东西的。象夫和船夫一天一天地使他的流亡越来越深入。战象不得不被抛弃掉。王族避难者在越过真波分水界后，沿着塞廷河进入彭亨，这一条路线由一个英国人在1827年第一次旅行过一回，从马六甲出发，艰苦奋斗了十四天，回去后三星期，森林魔鬼，即白人药师所称的疟疾，前来拜访，置这个冒险家于死地。

最后，苏丹马哈茂德到达了他的表兄弟的彭亨朝廷。对避难者增加愁闷的是东北季节风即将来临，越过中国海而来的那几个月连绵不断的淫

雨，尽管有酒宴解闷，也要使人精神涣散，因而使北干朝廷几百年来成为一个阴谋诡计和荒淫无道的舞台。闲散的日子是漫长的，如果苏丹马哈茂德¹³⁶有兴致的话，他可以象在马六甲一样再听一次马来的民间故事和穆斯林的传奇故事，也可以象他过去在过快乐日子时那样，研究他所感到兴趣的加扎利^①的学说和神学的玄奥。他把他的女儿法蒂玛和主人的儿子之间的一幕婚礼搬上舞台，这是一种联盟，也是向主人对他款待了一年之久^②表示感谢的一种漂亮姿态。举行一次婚礼往往是欢乐的，有宴会和歌舞，有击鼓和斗鸡，也必然会

① 加扎利 (Ghazzali)，全名为阿布·穆罕默德·加扎利 (Abu Mohammed al-Ghazali, 1058—1111 年)，伊斯兰教神学家、哲学家，生于呼罗珊（即今伊朗的霍腊散），曾在巴格达、麦加、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等地讲学。——译者

② 有一种无关重要的争辩，说苏丹马哈茂德退避在彭亨，只有几天，后来定居在宾坦，由此他率领了一支舰队到麻坡，打败后又第二次从陆道到彭亨久居。一个苏丹的女儿结婚，必然不止花几天时间。马六甲的统治者们从来没有亲自统率过他们的部队，如果马哈茂德是这样的，那末也不会把他的女儿带到海上去作战，或者让她第二次从麻坡经陆地跋涉到彭亨去的（见《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JRASMB)，第 23 卷第 2 分册第 57—73 页）。在宾坦准备接待他以前有一次长期访问是合乎情理的。

演出满者伯夷胜利者在一百五十年前流传在海岸上的皮影戏；那种皮影戏象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有古代印度教诸神自天而降，出现于傀儡的图像中，等到演出结束时，湿婆下降，把它的鬼兵神将逐出棕叶顶戏院的大门。但是湿婆虽然是死神，忙于应付那些绕航好望角的武装商船的船员们，却不能把葡萄牙白魔诱骗出马来亚舞台，而流亡饭毕竟是难吃的。等到季节风转向，马哈茂德派遣“他的叔父之一”，据亚伯奎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印度商人纳西姆·穆德利阿尔，到中国去请求天子援助，攻打葡萄牙，但是皇帝陛下已经听到了葡萄牙人的威武勇猛，并且听说亚伯奎曾经诚恳地向五艘帆船上的中国人求助而苏丹则曾对马六甲的外国商人施行虐政，因此说他正在同鞑靼人交战，作为托辞^①。

这时正是建立一个新王国的机会，可是马来人在开始的时候太胆小了，不敢在那些海港都市

① 中国史书和有关载籍都没有这样的记述。据《明史·满刺加传》记载，“后佛郎机（葡萄牙）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苏丹马哈茂德）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译者

中去冒险争取另一个可以独立征税的地方。苏丹马哈茂德虽然是半岛东海岸的君主，从北大年到亚洲的极南端为止，可是那一带遥远而被季节风所控制的海岸，不能使他得到一个可以对马六甲的葡萄牙人进行游击战争的有效根据地。他是从吉打以下的西海岸的君主，但是这里的河口距离马六甲太近，不够安全。所以他虽然是马来亚全境的君主，只差马六甲和南宁，但是他却只能远在柔佛河的上游去找一个避难所，或许是在沙荣槟榔，据那里的坟墓证明，马六甲的马来人曾经居住过半个世纪以上。苏丹马哈茂德有一次说过，国王的宝剑可以吸引黄金，而建立一个新的居留地，¹³⁷不需要别的，只要盖一些棕叶屋顶的房屋，按照它的规模和稳定性，可以在一天、一星期或一个月内建成，再砍伐一小片森林来种旱稻，造一队独木舟来从事运输和贸易。但是退居沙荣，距海太远，使流浪者不能向航运征税，这就促使他有勇气迁移到宾坦去。苏丹马哈茂德在廖内保持马六甲朝廷古色古香的仪式；用他的金盆银碟和宫廷礼节的肃穆庄严使访问者感到惊奇；当他发现布鲁阿斯等封地对一个流亡的国王漠不关心时，仍旧要勒

令它们朝贡；照样颁赐封号并把他的女儿们嫁给苏门答腊的王公们如英得腊其利、硕坡和日里的统治者等，这些人被旧时的马六甲王朝的幽灵所迷住，准备协助它的首脑去反抗欧洲侵略者而维护他的神圣权利。从1518年到1520年，他是在帕谷，一直到葡萄牙人把他逐回到宾坦为止。流亡并没有使他的脾气有所改善。有一次，在他多次进攻马六甲的一次战争中，暴风雨破坏了作战策略，有一头御象在冲锋时断掉了右牙，暴躁的苏丹骂他的司令官是一个大骗子，因为他毫无理由地自称为比先知的女婿阿里^①还要勇敢，比伊玛目加扎利还要聪明。他到了宾坦以后，有一次大发脾气，把他的儿子艾哈迈德杀死；按照鲁伊·德·布里托的说法，是由于这个青年人不同意他那个吸鸦片烟的父亲的和平愿望；按照《马来纪年》，则是由于他宴请狂妄的青年谋士而不尊敬长者，因此他的父亲，也就是安拉在地上的影子，看到《古兰经》上的话要应验了，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活过注定

① 阿里（‘Ali，约600—661年），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四代哈里发和什叶派所宗奉的第一代伊玛目，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骁勇善战。——译者

的时间。在马斯卡雷尼亚斯于 1526 年摧毁宾坦后，这样一大部分马来世界的君主又被他的大臣们拖着离开大桥，成为一个流亡者，被护送在森林里流浪，他的疼痛的脚要用布来包扎；之所以还能活命，要归功于（据同一记录）盘陀诃罗家族，而他们的薪俸却只有破瓷器和死亡^①。其中有一人正面安慰他说：“只要殿下活着，十个王国也可以创造出来。”而在那时，葡萄牙还不是那样的海峡主人，所以不能阻止苏丹在雪兰莪的代表于两周以后，用二十条船偷越马六甲，把他的流亡之君迁移到苏门答腊去统治监篁。两年以后，他于 1528 年进入了那个死亡的窄门，这正如《古兰经》告诉他的，是一切流浪者的归宿。

我们已经看到，苏丹马哈茂德遗下两个可以要求继承王位的人，长子穆扎法尔是一个吉兰丹的公主所生，幼子阿拉瓦丁的母亲是端·穆塔希尔的女儿，他就是二十年前在马六甲以谋叛罪被¹³⁸马哈茂德处死的盘陀诃罗。阿拉瓦丁出生时，他的头发用一把金刀剃去，所穿的婴儿服装是放置在一头象上送给他的，并有旗帜和彩幡护送（这些东

① 参阅本书第 138 页。——译者

西现已在马来礼仪中排除掉了)；除此以外，还从他的兄长那里取去了他的绣花席子和毯子，这是一种褫夺的标志，好象满清的官员被摘去翎毛^①一般。盘陀诃罗家族把大王子逐走（成为霹雳的第一代苏丹），而把他们自己血统的小王子选作柔佛的统治者，并在他还不到二十岁时就迁居到安全的地方，在彭亨同一个表妹结婚^②，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为奇的。这个还在孩童时期的苏丹阿拉瓦丁在彭亨结婚后，定居在柔佛河的上段，而在下流建造了一个堡垒来防卫，它的土墙现在仍在哥打了宜上面几哩的特洛河边存在着。在葡萄牙人的一次进攻后，他又得退到遥远的沙朥越去。约在1564年前的某一个时候，他迁移至老柔佛，这就是亚齐在那一年袭击的首都，而阿拉瓦丁也成为一个人俘虏，被迁移至苏门答腊。在柔佛帝国告终以前，它还有许多首都，在柔佛河畔、塞路尤特、巴都沙哇、马卡姆陶希德、盘谷以及廖内群岛中的两个地方；因为用棕叶做屋顶的朝廷设在什么地

① 指我国清代官员的冠饰花翎，系用孔雀翎饰于冠后，以翎眼多者为贵。摘去花翎等于罢官。——译者

② 据托梅·皮雷斯所知，马六甲苏丹是以母系下传的。

方,是无关紧要的事,只要住在里面的的是一个具有神圣的纯洁血液的皇帝就行了。

其后一百年的柔佛历史,已经作为半岛历史中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时期的一部分叙述过了。

至于霹雳,它的统治者是从旧时马六甲的苏丹传下来的,可以用一度曾在马六甲用过而仍旧在霹雳沿用的即位祝词(“基里”)来证明。瓜拉江沙朝廷的掌礼大臣仍有古代马六甲的职衔悉利·那罗·提罗阁,自称为婆多罗(或婆婆伐)的后裔,那就是神话中湿婆的牝牛难提的化身,下降到淳淋邦的一块稻田里,来册封马六甲和霹雳王族中的一个祖宗做室利佛逝的统治者(参阅本书第62页)^①。现在霹雳的统治者即位时,悉利·那罗·提罗阁仍旧要宣读一套祝词,好象是梵语而带有泰米尔气味,在古代马六甲是这样讲的:“幸福大王,无与匹敌,勇猛威武,皇冠之宝,三界为之倾

① 这是《马来纪年》第二章中记述的一则故事,大意如下:海国公主所生的三位王子,骑着神牛,捧着御玺,扶着矛,在末罗瑜的神山之麓出现,稻田里种植的东西都变成了金、银、铜的,如谷变成金的,叶变成银的,茎变成铜的。神牛嘴里吐出了一个掌礼官来,他名叫婆多罗,宣布王子中一位名叫尼罗·优多摩的为王。——译者

倒，指一触而灾消，是保护者，是战海中的舵手，敌人的压服者，有道诸王的幸福主宰，王国的至尊——罗阇·拜里迷苏刺^①。”而且，好象是一个孩子进入较高的印度种姓时那样，他的老师要附耳告诉他作为孩子终身的特别保护人的神名，所以每当霹雳的新王即位时，这个掌礼大臣也要附耳密告国家机密，那就是告诉他（根据神话）那个降落到神山旁边山地上成为霹雳王室祖先和保护人的半神半人的印度真姓名。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关系始终保持着：由难提吐出来的掌礼官，是骑在难提背上的圣君后裔的掌礼官。

第二节 马来统治的消失

1641年荷兰人夺取了马六甲，就在那一年，亚齐的最后一个帝国主义海盗亚历山大·萨尼死掉了。看起来，似乎柔佛的苏丹阿卜杜勒·贾利勒·沙三世（1623—1677年在位）摆脱了葡萄牙和亚齐的祸害，同荷兰结成联盟，他有可能恢复他

① 拜里迷苏刺（Parameswara），马来文写作 permaisura，源出梵文，意为万物之主，旧时用以指湿婆神。——译者

的马六甲祖先的王朝光荣和兴隆生意。从这时起,一直到十九世纪时帝国解体为止,彭亨是柔佛的一部分。1644年,苏丹的兄弟同北大年的女王结了婚。为了害怕荷兰人,他同占碑和亚齐结盟。在苏门答腊,望加丽和监篦两个胡椒贸易中心是他的属地;硕坡和拉干的重要河道,被置于他的港长管理之下;到了1669年以后,他成为英得腊其利的统治者,这里是另一个胡椒来源地,来自米南加保的胡椒在此输出。从彭亨和这些苏门答腊封地,从廖内群岛的各岛,甚至从巴生和双溪乌戎等马六甲的内地,向位于柔佛河畔的他的首都送来了锡和胡椒以及沉香、象牙、樟脑、椰干、瓷器、松香等次要商品,这些东西被出售给荷兰人,同时不管荷兰人的告诫,也被出售给古吉拉特人、中国人、葡萄牙人,甚至出售给偶然到此的英国人。也就是在那个柔佛首都,需要锡和胡椒的中国人用金线、粗瓷器、铁锅、茶叶和烟草进行交换。同时,不仅有荷兰人,而且还有马六甲的中国人、印度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从苏拉特和科罗曼德尔进口棉布。苏丹在这些进出口货的极大部分中享受着关税和港税收入。